

青春嶺

林果

鐵路的那一邊，大路轉彎的地方，有兩三間賣果子賣冰的店仔，在這落雨的夜晚，早就沒有生意了。有一間店裏轉開了收音機，收音機裏播送的臺灣流行歌，正唱到「青春嶺」的最後一段：

……啊啊！青春嶺！青春嶺！自由行。

古舊的收音機，嘶啞的歌聲，落雨的夜晚，火車呼呼的吼着，從店仔裏吹送出來微弱的聲音，幾乎已經溶化在黑暗裏，火車的呼嘯聲愈來愈響了。

俯伏在鐵軌上的榮順，聽到這一段歌聲，却覺得十分響亮，歌詞唱完後的重複的一段音樂，他聽來像是一陣延續的雷聲，使他從夢魘中震醒。他忽然想起幾個月前的一個夜晚，他蹲在甘蔗園裏等候阿珠，鎮上歌仔戲班裏傳來的歌聲，不正是這一段青春嶺？他不是還和着弦仔，低低的哼着這熟悉的調子嗎？阿珠的影子在他的頭腦裏清晰的出現了。他似乎聽到阿珠尖聲的哭叫，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，倒在鐵道上，許多人圍着看，這一刻沒有惡鬼，沒有大蛇，沒有夢魘，榮順又回到夢幻和真實的界限，生命和死亡的邊緣，是阿珠的影子，煽起了他生存的願望。

榮順猛然的跳起來，一班南下的夜快車，離開他只有兩三丈遠，車燈上的電燈照在榮順的身上，就是一條鋼鐵大蛇的眼睛，惡毒的瞪着，像是想要一口吞他下去。榮順再一跳，跳出了鐵道，對着火車用盡氣力的喊叫：

『我不能死！我不能死！她在等着我！』

火車吼叫着從他面前兩步的距離衝過去了，鋼鐵的喉嚨淹沒了他的叫喊，車廂裏面很亮，窗門都關着，沒有一個乘客注意到這個人奇怪的動作，一陣水蒸汽和着煤烟噴在榮順的身上。

生命的火光，煽燃了就逐漸旺盛，懷着新生的喜悅，感覺到無比的興奮。榮順向火車來的那個方向，沿着鐵道瘋狂的飛跑。他也不知道爲了什麼，他只是要奔跑，要飛快的奔跑，他也不想大聲的喊叫。他的襯衫上還剩兩個鈕扣，他一把就拉開了，一手還在胸前扯着，裏面的汗衫領口也扯破了。鐵路旁人家的狗對他狂吠，他不理它，還是飛快的跑着。在一塊突出的枕木上，他跌倒了，隨又爬起來，也不管擦破了的膝蓋，他張開口喘着氣，還是繼續的奔跑着。他流汗了，汗滴從耳畔從額上流下，直流到他自己的口裏。這是真正的熱汗，和他在田地裏工作時流的汗一樣的熱，一樣的鹹，吸着又冷又潮濕的空氣，他感覺到很爽快。模糊的黑影裏，他忽然認出這是他熟悉的樹木，熟悉的草，熟悉的田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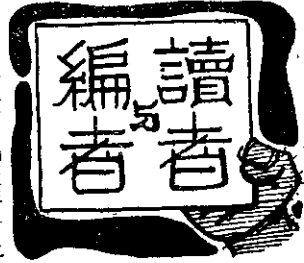
又是一個鐵路平交道，路旁豎着一個白色的石碑，下面有三層石階。雨停了，有微弱的星光。榮順撫摸着石碑上刻的三朵蓮花，用袖子擦一擦額上的汗，他這才真的清醒了。五年前，一輛卡車在這裏撞了火車，卡車上滿載着從城裏回來的工人，當場死了十幾個，裏面就有兩個小營村裏的人，住在離榮順家不遠的阿厝哥，不就死在這裏嗎？附近的人出錢建了這個石碑，讓死去的鬼魂安靜，常保佑活人的平安。榮順兩手合掌，向着石碑拜了一拜，心裏默默的禱告着，讓城市裏的一切惡鬼，離開這個少年人的身上。

從這裏離開鐵路，就是到鎮上去的大路了。榮順平靜的大踏步走着，他有大病後痊癒的清新精神，雖然微微有點疲乏，黑暗裏模糊而熟悉的黑影，無論是樹叢，是竹林，是人家，對這些故舊的影像，都有一種新鮮的感覺。

經過寂靜的鎮上，轉進了水溝仔透的小路，小路兩旁的甘蔗葉子，掃到了他的肩膀和臉上，幾個月前那一個夜晚的情景，又溫暖了他的心頭。小營村已經靜靜的安睡了，聽不到一聲狗吠，也看不到一盞燈光。有一區高大的甘蔗已經鋤去了，新植的蔗苗，只有榮順的膝頭高。榮順彎下腰來，折了一片嫩嫩的蔗葉，放在嘴裏咀嚼着，他不自覺的離開了小路，走進了路旁的蔗園，他輕輕的嘆息了一聲，這裏多麼平靜，冰涼的露水，碰到他的身體，覺得非常爽快。和阿珠約會的那一個夜晚，好像就是昨天的事，他發現自己正走向以前和阿珠第一次談話的那一區甘蔗園。高大的甘蔗變成了矮小的蔗苗，矮小的蔗苗又變成高大的甘蔗。這不是一塊番茄園嗎？不！番茄早已收了，現在種的是番薯。榮順抬起了頭，天上的雲都散了，星光很亮，他吸了一口清涼的夜風，他暗自決定，再也不離開這

些甘蔗，番薯，田野和泥土，再也不去呼吸城市裏抗悶悶人的空氣了。他忽然聽到一種聲音，也許不是聽到，只是感覺到，一種不屬於夜晚甘蔗園裏





談「豐年」新聞編輯

當我們拿起筆來寫一篇新聞稿的時候，我們腦子裡總不免掛念着兩件事：第一、這篇新聞在與讀者見面時，會不會已是明日黃花；第二、這條新聞是不是完全正確。

一位雜誌新聞編輯的最大困難，是怎樣採訪並撰寫一條新聞，在十幾天以後仍能保持正確和新鮮。拿「豐年」來說，一本「豐年」從排版、印刷、裝訂、發送到讀者手裡，最少要花一個星期的時間，換句話說，「豐年」上的新聞遠在與讀者見面前的一個星期就已寫好了。這一點與普通報紙當天採訪當天發表的情形，完全不同。爲了這個緣故，我們採訪新聞時，必須要在一條新聞還未成熟以前，就要拿到。有時甚至還要預測一條新聞的未來發展。這樣，當讀者讀到這條新聞時，才不會有明日黃花之感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人人都有這種心理。沒有一個機關的主辦人員，願意把一件新聞在未經核准正式發表以前告訴記者。這點，對於我們確是困難。可是，我們都是耳長眼快，無孔不鑽的，正面走不過，側面也許走得通，祇要有線索，我們會不辭勞苦，經過百般困難，去把一條新聞設法弄到獻給讀者的。但是，一條新聞的價值，除了「新」以外，還要注意「正確」的問題。一條新聞在寫稿的時候也許是千真萬確的，但過了一個星期後，說不定已經起了變化。譬如說最近的旱災吧，當我們寫好一篇有關旱災的稿子拿去付印時，還是天旱地裂，可是當這條新聞還未印好的時候，已是大雨傾盆，那個時候，撰稿人的心裡是苦是樂，誰能瞭解萬一？我們所花的精神和勞力不說，對不起讀者却是我們最難過的。

請與我們合作

利用農業信箱

「豐年」裏面的「農業信箱」，是真正爲農友們服務的。每天投到信箱的信件，至少也有一、二十件，而在「信箱」裏刊載出來的，却只有全部信件的幾十分之一，其他都是直接函覆的。全省各地的農友，發生了任何問題，寫信來詢問的，我們一定儘快的給他正確的答覆，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，就轉請有關的專家，幫助我們解決，這是任何其他雜誌所沒有的。我們爲了這一目的，化費的郵費，稿費和人力，在「豐年」的全部發行費用中，佔了相當大的比例。只要我們能够負擔，我們也很樂意爲農友們服務，因爲創辦「豐年」的目的，原來就是爲農友們服務的。但是我們的人力是有限的，凡是來信詢問的農友，請你們注意兩點：第一、不實際或是牽涉到理論方面的問題，請不要來問。第二、寫信時請你也爲我們設想一下，幫助我們節省處理信件的時間，譬如信紙不要寫兩面，每一類問題分開寫，記得在信紙上寫姓名住址，信封上標明「農問」……等等，請隨時注意信箱刊出來的啓事，只有農友們和我們充份合作，我們才可以替更多的農友服務。

的音聲。榮順屏住呼吸，側着耳朵聽了一會，這不是蟲聲，像是一個女人低低的啜泣。榮順兩三步跨過了番薯畑，飛快的鑽進了那一塊甘蔗園，一個受驚的女人站起來，這是阿珠！

阿珠認出是榮順，撲進了他的懷抱，無限安慰的靠着他的肩頭，啜泣還沒停止，淚珠像滴滴的掛着。榮順緊緊的抱着她，像是重新找到失去的財寶，他好像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她，但不知道從那裏講起，只是輕輕的拍着阿珠，簡短的問她：

「怎麼樣？」阿珠慢慢的抬起頭來，滿臉都是淚痕，榮順用手替她擦乾，阿珠也撫摸着榮順的臉，關切的說：

「你瘦了！」

榮順點點頭，阿珠更接近他，伸起手來理他的頭髮，榮順的頭髮很亂，鬍子很久沒有修，黑暗中看着格外瘦，一身衫褲都扯破了，阿珠的臉對着他的臉注視着，他的臉上似乎有一條一條的傷痕，阿珠再用手摸一摸，又冷又濕不知道是汗是血，阿珠縮回了手，驚訝的問：

「你怎麼了，是不是和人家相打？」

榮順沒有講話，靜了一會，才慢慢的說。

「不必再說了，我早該聽你的話，不要到城裏去的。」

阿珠的頭伏在榮順的胸前說：

「你現在已經回來了，我什麼也不說了。你知道我是一個好強的女孩，你若是在外面胡鬧得不能回家，我有什麼臉再去見人？」阿珠忽然又「哇」的一聲哭出來，淚水不停的流着，一面抽抽噎噎的說：「你自己知道，我現在什麼都是你的了！今天晚上我怎麼也睡不着，心神很不安，好像要發生什麼大禍似的，我就又到這裏來哭了。」阿珠低下頭去，用手抹着流不完的眼淚，她的怨恨也是訴說不完的：「上次從城裏回來後，我晚上到這裏哭過好幾次了！」榮順扶起她的頭在她的額角上吻着說：

「阿珠，你不要哭！我怎麼也不再離開你了！」

阿珠的頭還在他懷裏，輕輕的問他：

「這是你的真心話嗎？」

榮順仰起頭對着星空說：

「我這已經是第二條性命了，是你的影仔救了我，我還能不說真心話嗎？」

阿珠不知道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，她心裏有一點怕，拉住榮順的手說：

「你累了，夜也深了，我們回去吧！」

他們手牽着手，臉上的淚水都還沒有乾，下弦的月亮露出了面，祝福這一對純樸的愛人。

(完)